

江湖奇聞

杜鵑新書



(明)張應俞著
孟昭連整理
魯德才審訂

江湖奇聞杜驅新書

〔明〕張應俞著

孟昭連 整理

魯德才 審訂

Qaz34105



内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24类共88则形形色色的行骗与受骗的故事，真实深刻地揭示了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予封建社会和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巨大冲击和破坏。广泛描写了人们为追逐钱财和女色，绞尽脑汁地施用各种卑劣手段，掉包计、苦肉计、美人计、连环计、欲擒故纵、暗渡陈仓、趁火打劫、顺手牵羊；或者偷梁换柱、金蝉脱壳，或者谋财害命、落井下石；或者奸骗，或者骗奸；有的为骗取一头牛而认禽兽为母，有的残忍地服食儿童的精髓以益寿延年，有的为图富贵人家的风水宝气，竟指使妻子与贵公子长期通奸以求得好种，还有的少妇仅仅为了几斤油、一串肉便献出自己的贞操，……风俗日坏，人欲横流，从而生动形象地展示出一幅幅封建末世社会生活和世态民情的立体画图。

江湖奇闻杜骗新书

〔明〕张应俞 著
孟昭连整理 鲁德才审订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 1/8 插页2 字数116,000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 7-5306-0876-2/I·789

定价：3.85元

〔津〕新登字（90）002号

刻《杜骗新书》序

余弱冠赴东武，到信之诹访。有一士年二十四五，遽
舆跪曰：“仆西土之士，离乡三年，流离琐尾，橐装已
尽，归亦不得，往亦不得。幸得从子到东武，不啻存活
仆，存活仆父母也。”言未竟，泪簌簌下。余心悯其言，
且谓士之穷也达也，无时无之。今日人望而投我，庸讵知
不我他日投人乎！下与之言曰：“子之穷一至于此乎？余
从子适东武也。”命奴供食，引将入舍。偶会人马杂至，
失彼士。令奴求之，不得。问诸主人，主人曰：“彼盗，
非士也。以公之厚待，惺寤其术，故逃去已。”余于是始
知为彼见卖也。凡世之称知者多矣，必辩给捷敏，略子行
而详子言，以面露外而心伏内，善饰其情以应人也。□即
似贤，诈亦如信，口蜜腹剑，犹一士□。故云，知穷则
伪，伪之所由，盖如身致者也。是编也，供一场谈柄，令人
不觉受其欺者耳；虽于名教无补，抑亦有所警发于人乎。
己丑之春，余复东徙，屈指二十馀年矣。尝遇一士，而受
其欺，亦为后之戒；况笔之书，令人思之乎。林氏此刻，

不亦善乎！若藉是反猾詐机巧，为卖人之资者，即一士之
类也，非此书之罪也。

明和庚寅春三月初吉书于东武

萱洲积翠楼南宫岳为卿父撰

叙《江湖奇闻杜骗新书》

尝闻叔季多弊窦，兵捍东而贼乘西；救挽有良方，般巧攻而墨善守。故维世者不忧江河之下注，而砥柱既倒之狂澜；立言者不嫌蕪蕪之兼收，而取鉴已倾之覆辙。他石可借攻玉，盘水有资烛眉。是以药石非能养生，而可代膏梁以攻疾；傀儡何资御侮，而可代干戚以解围。盖善用则不龟手之药，可为将而克敌；纤施则刻棘猴之巧，何有补于隙罅。世途任尔风波，利涉唯凭宝筏。今之时，去古既远；俗之坏，作伪日滋。巧乘拙，智欺愚，人含舌锋腹剑之险；此挟诈，彼怀猜，世无披心吐胆之交。出鬼入神，变幻九天风雨；胸矛意盾，包藏几部甲兵。黑地布机关，毒蜮射含沙之影；白日现魑魅，狡兔神脱网之踪。倏阴倏阳，若灭若没，或反称鹿马之状，或谬托狐虎之威，或诈系肘后之玺，或智脱囊里之锥。相轧相倾，人人斗机锋之捷；以变以诈，在在起酣战之场。瞿塘之方，未为险巇；太行比此，还是坦途。智过孙武之选锋，不止输一而贏二；巧甚狙公之赋茅，何异暮四而朝三。非燃桓子之犀，

莫烛牛渚之怪；即悬秦王之鉴，难照溟海之心；世风于兹极矣，君子睹之惕焉。菖潭张子，先世哲人，悼虞夏之久逝，触晚近而兴思。身涉畏途，如历九折之阪；目击伤俗，拟破百忧之城。乃搜剔见闻，渔猎远近。民情世故之备书，发愿伏如指诸掌上；奸心盗行之毕述，钩深隐若瞞在目中。彼翳膜层生，只一金针点破；任伎俩百出，抵以法力澄清。如大禹铸九鼎之型，而物怪人妖之有备；如神农察百药之性，而温凉甘苦之悉谙。昔西周伯罹衰世而忧危，实系《易卦》、《彖辞》之旨；若韩公子感纵横而发愤，乃陈《说林》、《说难》之篇：皆不得已而后言，岂无所激而陈词。故孟子欲绝乡愿，其要唯在反经；欧公思辟佛氏，其用归于正本：维世之苦心虽殊，立言之大纲则一。是集之作，非云小补。揭季世之伪芽，清其萌蘖；发奸人之胆魄，密为关防。使居家长者，执此以启儿孙，不落巨奸之股掌；即壮游年少，守此以防奸宄，岂入老棍之牢笼。任他机变千般巧，不越箧囊一卷书。故名曰“江湖奇闻”，志末世之弊窦也；曰“杜骗新书”，示救世之良策也。其裨世也甚大，其流后也必远。迩为数语，聊叙其概。

万历丁巳年春正月之吉

三岭山人熊振骥撰

目 录

一类 脱剥骗

假马脱敏	(1)
先寄银而后拐逃	(3)
明骗贩猪	(4)
遇里长反脱茶壶	(5)
乘闹明窃店中布	(7)
诈称偷鹅脱青布	(8)
借他人屋脱客布	(10)
诈匠修换钱桌厨	(11)

二类 丢包骗

丢包于路行脱换	(13)
---------	------

三类 换银骗

成锭假银换真银	(15)
道士船中换转金	(16)

四类 诈哄骗

诈学道书报好梦	(19)
---------	------

诈无常烧壁捕人	(20)
诈以帚柄要轿夫	(22)
巷门口诈买脱布	(24)
五类 伪交骗		
哄饮嫖害其身名	(25)
哄友犯奸谋其田	(26)
累算友财倾其家	(28)
激友讼奸以败家	(30)
六类 牙行骗		
狡牙脱纸以女偿	(32)
贫牙脱蜡还旧债	(34)
七类 引赌骗		
危言激人引再赌	(37)
装公子套妓脱赌	(39)
好赌反落人术中	(42)
八类 露财骗		
诈称公子盗商银	(44)
炫耀衣妆启盗心	(46)
九类 谋财骗		
盗商伙财反丧财	(48)
傲气致讼伤财命	(51)
轿抬童生入僻路	(54)
高抬重价反失利	(55)
十类 盗劫骗		

公子租屋劫寡妇	(57)
诈脱货物劫当铺	(59)
京城店中响马贼	(60)
十一类 强抢骗	
私打印记占铺陈	(62)
膏药贴眼抢元宝	(63)
石灰撒眼以抢银	(64)
大解被棍白日抢	(65)
十二类 在船骗	
船载家人行李逃	(66)
娶妾在船夜被拐	(67)
买铜物被艄谋死	(69)
带镜船中引谋害	(71)
行李误挑往别船	(74)
脚夫挑走起船货	(75)
十三类 诗词骗	
伪装道士骗盐使	(78)
陈全遗计嫖名妓	(80)
十四类 假银骗	
设假元宝骗乡农	(83)
冒州接着漂白错	(85)
十五类 衙役骗	
入闻官言而出骗	(91)
故拟重罪释犯人	(93)

吏呵罪囚以分责 (95)

十六类 婚娶骗

妇嫁淘街而害命 (96)

媒赚春元娶命妇 (98)

异省娶妾惹讼祸 (101)

青蛙露出谋娶情 (103)

十七类 奸情骗

用银反买焙纸妇 (107)

和尚剪绢调佃妇 (108)

地理寄妇脱好种 (110)

奸人婢致盗失银 (115)

奸牙人女被脱骗 (116)

十八类 妇人骗

哄婢成奸骗油肉 (119)

爬灰复骗奸姻母 (122)

佃妇卖奸脱主田 (124)

三妇骗脱三匹马 (127)

尼姑撒珠以诱奸 (128)

十九类 拐带骗

刺眼别脚陷残疾 (132)

太监烹人服精髓 (134)

二十类 买学骗

诈面进银于学道 (137)

乡官房中押封条 (139)

诈封银以砖换去	(140)
空屋封银套人抢	(142)
诈秋风客以搅骗	(143)
银寄店主被窃逃	(145)
二十一类 僧道骗	
和尚认牝牛为母	(148)
服孩儿丹诈辟谷	(150)
信僧哄惑几染祸	(154)
僧似伽蓝诈化疏	(156)
诈称先知骗绢服	(158)
二十二类 炼丹骗	
深地炼丹置长符	(160)
信炼丹贻害一家	(161)
炼丹难脱投毒药	(164)
二十三类 法术骗	
和尚诈照形谋反	(166)
妖术托梦劫其家	(168)
摩脸贼拐带幼童	(170)
二十四类 引嫖骗 (附引嫖类)	
父寻子而自落嫖	(173)
题《杜骗新书》后	晁贞泰一 (178)
整理后记	孟昭连 (179)

一类 脱剥骗

假 马 脱 缊

江西有陈姓庆名者，常贩马往南京承恩寺前三山街卖。时有一匹银合好马，价约值四十金。忽有一棍，擎好伞，穿色衣，翩然而来，伫立瞻顾，不忍舍去。遂问曰：“此马价卖几许？”庆曰：“四十两。”棍曰：“我买，但要归家作契对银。”庆问：“何住？”棍曰：“居洪武门。”棍遂骑银合马往，庆亦骑马随后。

行至半途，棍见一缎铺，即下马，放伞于酒坊边，嘱庆曰：“代看住，待我买缎几匹，少顷与尔同归。”庆忖：“此人想是富翁，马谅买得成矣。”棍入缎铺，故意与之争价。待缎客以不识价责之，遂佯曰：“我把与一相知者看，即来还价何如？”缎客曰：“有此好物，凭伊与人看，但不可远去。”棍曰：“我有马与伙在，更何虑乎？”将缎拿过手，出门便逃去。缎客见马与伙尚在，心中安然。庆待至午，杳不见来，意必棍徒也。遂舍其伞，

骑银合马，又牵一马回店。缎客忙奔前，扯住庆曰：“你伙拿吾缎去，你将焉往？”庆曰：“何人是我伙？”缎客曰：“适间与你同骑马来者。你何佯推？定要问你取。”庆曰：“那人不知何方鬼，只是问我买马，令我同到他家接银，故与之同来矣。他说在你店买缎，少顷与我同去。我待久不见来，故骑自马回店。你何得妄缠我乎？”缎客曰：“若不是你伙，何叫你看伞与马？我因见你与马在，始以缎与他。你何通同装套脱我缎去？”二人争辩不服，扭在应天府理论。缎客以前情直告。庆诉曰：“庆籍江西，贩马为生，常在三山街翁春店发卖，何尝作棍？缘遇一人，问我买马，必要到他家还银，是以同行。彼中途下马，在他店拿缎逃去，我亦不知，怎说我是棍之伙？”府尹曰：“不必言，拘店家来问，即见明白。”其店家曰：“庆常贩马，安歇吾家，乃老老实本分人也。”缎客曰：“既是老实人，缘何代那棍看伞与马？此我明白听见，况他应诺。”庆曰：“叫我看伞，多因为他买马故也，岂与之同伙？”府尹曰：“那人去，伞亦拿去否？”缎客曰：“未曾拿去。”府尹曰：“此真是棍了。欲脱你缎，故托买马，以陈庆为质。以他人之马，赚你之缎，是假道灭虢术也。此你自遭骗，何可罪庆？”各逐出免供。

吾观作棍亦多术矣。言买马，非买马，实欲假马作图，为脱缎之术。故先以色服章身，令人信其为真豪富；既而伫立相马，令人信其为真作家；迨入缎

铺，诳言有马与伙，令人信其为真实言；至脱 缊 而走，以一伞贻庆，与 缊 客争讼：此皆以巧术愚弄人也。若非府尹明察，断其为假道灭虢，则行人得牛，不几邑人之灾乎？虽然庆未至混迹于缧绁， 缊 客已被鬼迷于白昼矣。小人之计甚诡，君子之防宜密。庶棍术虽多，亦不能愚弄我也。

先寄银而后拐逃

通州有姓苏名广者，同一子贩松江梭布往福建卖。布银入手，回至半途，遇一人姓纪名胜，自称同府异县，乡语相同，亦在福建卖布而归。胜乃维家，途中认广为亲乡里，见广财本更多，乃以己银贰拾餘两寄藏于苏广箱内。一路小心代劳，浑如同伴。

后至日久，胜见利而生奸。一夜，佯称泻病，连起开门出去数次。不知广乃老客也，见其开门往返，疑彼有诈谋；且其来历不明，“彼虽有银贰拾餘两寄我箱内，今夜似有歹意。”乘其出，即潜起来，将己银与纪胜银并实落衣物另藏别包袱，置在己身边；仍以旧衣被包数片砖石放在原箱内，佯作熟睡。胜察广父子都睡去，将广银箱夤夜挑走。广在床听胜动静，出门不归，曰：“此果棍也，非我险遭此脱逃矣。”

次日，广起，故惊讶胜窃他银本，将店主扭打，说他“通同将我银偷去”。其子弗知父之谋，尤怒殴不已。父

密谓曰：“此事我已如此如此。”方止。早饭后，广曰：“我往县告，若捕得那棍，你来作证；不然，定要问你取矣。”广知胜反中己术，径从小路潜归。

胜自幸窃得广银，茫茫然行至午，路将百里。开其箱，内乃砖石、旧衣也。顿足大恨，复回原店。却被店主扭打一场，大骂曰：“这贼！你偷人银，致我被累！”将绳系颈，欲要送官。只得吐出真情，叩头恳免。时胜与广已隔数日程途，追之不及，徒自悔恨而已。

按：纪胜非雏客，乃雏棍也。先将己银托寄于广，令其不疑；后以诈泻开门，候其熟睡，即连彼银共窃而逃。彼之为计，亦甚巧矣。盖此乃“欲取姑与”，棍局中一甜术也。孰知广乃老客，见出其上，察其动静，已照其肝胆。故因机乘机，将计就计，胜已入厥算中而不自知矣。夫胜欲利人之有，反自丧其有，雏家光棍，又不如老年江湖也。待后回店，被其扭打，捻颈哀告以求免，是自贻伊戚，又谁咎也？天理昭昭，此足为鉴。

明 骗 贩 猪

福建建阳人邓招宝者，常以挑贩为生。一日，贩小猪四只，往崇安、大安去卖。行至马安岭上，遇一棍问他买猪。宝意此山径僻冷，无人往来，人家又远，何此人在路上

买猪？疑之，因问其何住。棍曰：“即前马安宰也。”宝曰：“既要买，我同你家去。”棍曰：“我要往县。你拿出与我看，若合吾意，议定价方好回家秤银；不然，恐阻程途矣。”此棍言之近理，宝即然之，遂拿一猪与看。棍接过手，拿住猪尾放地上细看，乃故放手，致猪便走。佯作惊恐状曰：“差矣，差矣！”即忙赶捉——不知赶之正驱之也。宝见猪远走，猛心奔前追捉，岂知已堕其术也。棍见宝赶猪，约离笼二三百步，即旋于笼内拿一猪在手，又踢倒二笼，猪俱逃出，大声曰：“多谢你！慢慢寻！”宝欲赶棍，三猪出笼逃走，恐因此而失彼；况棍走远难追，但咒骂一场。幸得三猪成聚，收拾入笼，抱恨而去。

吾观棍之脱猪也，一邂逅相逢之顷，贼念即生，乃以谎言相哄，致宝深信，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者也。乃始也放猪佯逐，以误其远赶之于前；继也擒猪踢笼，以制其不赶之于后；使人明堕其术而不自知。仓卒装套，抑何谲也！商者鉴之！勿谓暗机隐械，宜为慎防；即明圈显套，尤当加谨。

遇里长反脱茶壶

赵通，延平府南平县人也。家世积善，钱粮颇多，差当七图一甲里役。其甲首林钱一者，机智过人，不务生理，第饮赌宿娼，后来家业萧条，无处栖身，只得逃外。